

林 行

譯文全集
19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

林 行

譯文全集
19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林紓譯文全集 第十九冊 目錄

新天方夜譚

一

荒唐言

一四九

電影樓臺

一八五

西利亞郡主別傳 (上)

二七五

西利亞郡主別傳 (下)

三六五

大俠紅鬃路傳

四四九

說部叢書

初集
第十九編

社會小說

新天方夜譚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兩幅

坤 輿 東 西 兩 半 球 圖

精裱

甲種	乙種	丙種
布裱 掛軸	布裱 摺疊	彩套 摺疊
三元 五角	三元 五角	一元 二角 五分

舊譯之東西兩半球
圖非屬陳舊即嫌疏
略本館遵據歐美新
出各圖放大摹繪譯
音悉遵前清京師大
學堂審定之名字跡
清朗鏤印俱精每幅
四尺見方各洲各國
悉以顏色分別懸之
學校書齋壁上均宜

一幅

坤 輿 方 圖

精裱

甲種	乙種	丙種
布裱 掛軸	布裱 摺疊	彩套 摺疊
二元 五角	二元	八角

閱半球圓圖即可以
知地球之真形閱全
球平方圖可以知地
理之聯絡本館依據
最精最新之本繪為
此圖其彫鏤之精緻
著色之鮮明足與東
西兩半球圖媲美全
幅約廣六尺高四尺
紙質堅厚足以耐久

新天方夜譚卷上

英國

路易司地文

同輯

閩縣林紓

同譯

佛尼司地文

長樂縣曾宗輦

雪茄翁

巴達之西。

巴達居土耳其亞拉伯之間

有廣場焉。市集也。在里西達間。時有甲乙兩少年。年可二

十五六歲。離別經數歲。復遇於是間。甲衣麗服。遇乙於道左。則貧困之狀。棘目。甲沈吟久。始呼曰。汝保羅西摩瑟乎。乙答曰。然。吾備歷艱屯。仍不易操。汝殆爲察倫拿。然亦如恆狀。乃不復頹暮何也。察倫拿曰。吾仍弗衰耶。然頗無狀。意居脂粉隊中。殊無情趣。不若得幽偏之地居之。西摩瑟曰。果能從我者。當爲君覓取勝地。二人因攜手行至路拔街。有肆曰莎荷。肆門刻二木偶。絕鉅。殆古象。兩偏係列吸菸之器。以古書顏其額。曰葆斐美雪茄。肆主曰高陶。肆小而適於用。陳列甚華。絢。肆主則和藹親人。二少年遂入。檢美茄。擇溫榻而坐。彼此談別後事。西摩瑟曰。我近讀律書。審法意。

乃交頹運。爲勢頗蹇。夜中輒赴徹莎公所。亭午則銷磨於高陶家。惟向晨則仍高臥。至於日中。於是者遂蕩吾產。吾自以爲適。迨旣中落。則惆悵惟吾舅氏。一禮拜助余十先零。察倫拿曰。吾乃不悉若竟式微至是。然尙見君至級肆待製新衣。則亦未貧。西摩瑟曰否。特過存一人。非得衣也。吾產合計至於今日。爲數僅一百鎊。察倫拿駭曰。胡至是。然奇窮矣。弗敢相欺。吾近亦貧罄。西摩瑟曰。汝奈何踵吾轍。然較之所羅門。則吾輩亦不必終困。察倫拿曰。汝以我爲奇服曠世耶。苟探吾簞。更無餘衣。若如君尙有百鎊之餘金。則當以此金治事業。西摩瑟曰。治生固也。但余未審其計之所出。乃嚮肆主高陶曰。君當知世界事。若此少年者。頗受教育。微蓄學問。果以百鎊投之者。當治何業。足以自活。高陶曰。亦觀其人之攄略。天下驅駕錢物。當佐之以信。否則多金。胡爲矧此區區百數。經年可盡。若浪擲者。不能充一夕纏頭費。苟以購股票。數句鐘間。輾轉亦立盡。若佳運見貺。卽挾一辨士。亦足發迹。若乘蹇之夫。又不足以語此。老朽不幸在世界爲廢物。顧有絕技。能辨雪茄。今西摩瑟先生。乃一無所知乎。

西摩瑟曰。我但知律而已。他無所審。高陶曰。能此亦差不惡。遂迴面。察倫拿曰。君爲西摩瑟先生友。得無許老朽發問否。察倫拿曰。可。吾無他長。但能鬪葉子戲。無往弗勝。高陶曰。敢問先生。倫敦中有幾人能駢齒至三十二。今先生勿侈能博。博徒較君勝者多倍蓰也。博局之湛深玄妙。乃如四裔之遼寬。吾有所識之少年。恆語人。將相英國。其謀良迂。後乃覺其人。以葉子戲自名。衣食舉出於是。察倫拿曰。然則吾輩將淪於苦工矣。高陶曰。苦工胡易。彼下流人之不能爲府尹者。正坐不習致治之故。天下惟無知者。方以爲人生如蓬梗。相適貧富。悉係之天。不知是中咸有學問。始足自立。君不受教育。雖執賤工。猶難胡乃不屑屑於工。氏天下如橫流。不學之人。咸逐之而逝。其能自立不墜者。則惟有學之人。察倫拿語西摩瑟曰。是人議論殊端整。方私議間。肆扉忽闢。更見一少年入。狀至羞澀。市少菸。其齒較二少年尤穉。甚溫雅。有風致。旣得菸。則納諸斗而爇之。距於旁榻。自通名於察倫拿曰。德斯伯勞至矣。察倫拿曰。德斯伯勞無恙。德斯伯勞曰。我甚無聊。西摩瑟曰。不執大業。或小業耳。德斯伯勞

曰。並此而無之。卽有之。或出諸天意。西摩瑟曰。然則吾輩亦同處漏舟。三人中惟察倫拿爲強。餘貲尙百鎊。德斯伯勞曰。區區百鎊未足云。嘉西摩瑟向高陶曰。此足知世界之窘。是間乃有三廢物。高陶曰。人方洶洶。宜君輩之窮。西摩瑟曰。生齒固繁。然我殊不謂爾。吾雖但擅微長。而此君亦無業尙。且三人皆爾。蓋我之無才。但微知律意。及文字小數。間及輿地之學。算學亦稍厯躐。並能辨休咎。爲數亦不謂小。乃獨立蒼茫。無依若孤雛。而吾舅氏則非我所重。然苟非舅者。我亦化爲異物。舅之爲人。常人耳。粗解普通之學。所遇均泰。吾乃不如舅。以我較舅優。所遭則去舅遠甚。但言察倫拿及德斯伯勞亦不惡。並遜吾舅者。德斯伯勞曰。君言良信。肆主試聽我。今我三人無業。尙復居地球之中心點。且人多逾蟻。而金聲四徹。合地球之財力。萃於是間。而我輩獨無所事。夫以身被文化之人。偃偃至是。今當圖一良法。卽報紙中覓之。高陶曰。諾。遂出司登達報章一。西摩瑟曰。此紙合天下之言。均集於是。今且讀此。彼賣藥之榜。吾且弗閱。惟是間有賞格二百鎊。言彼家一人適遊格林園之次。乃隱不見。

其人高六尺廣膊而短髮髯作黑色。衣梅狗之巨衫。西摩瑟讀已。曰。果吾輩交佳運。卽此二百鎊良可得。察倫拿曰。吾輩固非業包探。乃操包探業。亦奇矣。西摩瑟曰。吾言雖爾。亦知其難。顧蹇極或亨。冥冥者使我作此。吾輩奇窮。復抱奇癖。是中殆有鬼。且議論復大左。然則上帝將逼我爲包探。我且奈何。以我卜之。我輩亦但能業此。察倫拿曰。是亦非佳。西摩瑟曰。果爲包探。或能有益於社會。亦能將護人之生命。世有疑獄沈寃。包探咸能得之。爾弗信者。試質之高陶。高陶者理家知人情。尤識巡警之職任。匪事不爲。無有阻怯。衣服不絢。勇氣則倍於戎士。察倫拿曰。茲事吾滋弗諾。西摩瑟曰。吾言論至矣。今當追議賞格事。察倫拿曰。吾輩意嚮果合。爲包探者。爾將如何。試問着手又在何處。西摩瑟曰。察倫拿。汝獨無自由之思致。卽不得當。亦當試謀之。須知凡事皆屬造化。吾委身以俟造化。今但問三人幸集於此。亦未必非造化爲我作合。其事苟分。而各事其事。卽人人亦各有其造化。造化固隨人。而其引縷亦甚繁。凡吾起居及一飲一啄。皆類有鬼神司之。並及於通國之人。操縱之靈警。較狸狔。

尤趨捷。使世界中無分巨細之事。皆隱牽其絲。無憚怫亂。察倫拿曰。汝第言。我決不能事汝所事。且我生非包探才。特落漠之文人。困極矣。果爾必強我爲此。特能爲捕廳之包探而已。西摩瑟曰。聞此似君意已動。吾甚嘉悅。須知世界中事。紛如亂絲。苟得緒。即進任之。不當夷猶以坐。失機宜。機至弗乘。旋入蹇運矣。後此果有機可乘。汝當疾起受之。勿釋吾意定矣。即有變動。苟冒爲之。亦終有得當之一日。迨吾事畢。更一一述之高陶。亦未爲晚。汝今如何者。察倫拿曰。吾乃不得吾機。今姑如君意行之。可也。西摩瑟曰。請高陶爲吾左證。汝勿食言。高陶果曰。君銳前。吾留此以盼佳音。西摩瑟曰。行矣。君須知倫敦中其鬧如沸羹。人數已四兆。而吾尤有百鎊之金在懷。當投入人海。與之浮沈覓生活也。

察倫拿變業爲包探

察倫拿遂出。至邊界。其地曰撲尼。偶寓於村家。村人遇之甚有禮意。一日侵晨。思閒行於外。察倫拿少年而魁偉。嗜閒惡勞。遇事稽遲。無剛斷。每遇得意時。則亦命車出。

游。顧不能常得車。但有整其衣冠。徒步於外。時爲夏末秋初。天清氣爽。寥廓無雲。爲時過早。人家尙閉。而晨氣已解。七月炎蒸之氣徐集。亦漸漸露秋光。察倫拿負手而行。若有所思。以靜中心緒。乃愈集。邈迤向西南行。光景愈寂。耳聽淒然。一身但有形影相弔。人家嚴閉。身如行鬼術中。人家門外咸署招貼。察倫拿竟赴禮拜寺。在無數長眠人牀寢中。過猶孤舟之飄游於萬葦中。忽迴念吾苟如吾同伴。腦筋泛散之人。或能即此中得意外之護。復思白晝昭昭。胡以人聲寂然。如正月沈黑之夜。吾不期以身行此。四兆人之睡鄉。獨行愈覺其孤。較入一堵玉齋敦大林中。爲尤悚。設於是間。大聲而呼。則聽者將譁駭而爭集。如兵士之受主將號令矣。察倫拿幽思怪想。無心趣入小市。左方均高墉。林樹葱蘢可悅。亦有華屋。令人屬目生羨。忽見有灰色牛立於門外。似表其爲牛乳坊也。更遠則有巨幌。署爲漚麻滌布之肆。其次有園。則小貓戲於草際。察倫拿觀戲。貓知村靜人稀。故戲貓之樂如此。察倫拿注目此貓。景愈沈寂。羣牕皆深閉。機器無聲。察倫拿似微聞室人鼾睡聲者。忽聞室中有碎瓶聲。聲

蚩蚩然連如沸瀋溢出。而窗間奇臭縷出。貓聞聲大嗥而逃。而屋中有樓級聲。門乃
 大闢。煙氣如雲而出。有二男子挾一婦人。衣服甚整。直奔門外。慘然無聲。而蚩蚩之
 聲亦止。臭氣亦融入空氣之中。景物瞥然如夢幻。察倫拿愕然不能步。久之懼止。忽
 悟亦奔逃而去。始則奮迅。繼復徐步。心中自念此何物者。而乃有聲有臭。且此男女
 三人奪門而走。何也。百索竟不得解。遂至迷路。已而復至靜寂之所。晨曦已上。亦不
 知道之所出。側視日影。身實西邁。行一小道中。更行則稍廣。見名園一。鳥聲無數。樹
 影交雜。陽光乃弗漏。空氣清虛如田野。察倫拿立前。目矚遠景。有短垣格路。路乃莫
 通。一女子盈盈在其前。視之。卽自門中奔越而出者。不期亦至於此。牆互女道。女亦
 罷倦莫支。斜臥闌干之下。周身均爲塵土所污。女見察倫拿。張目如狸狔。立起思避。
 察倫拿亦滋懼。見此女畏縮。心頗憐之。乃自責曰。吾胡爲隨此逃人。方作色自咎。間
 而女尤震悚。察倫拿仍徐徐前。履聲旣促。女驚略定。知察倫拿非噬人者。遂止其奔
 越。少須復欲橫逸以去。則又轉趨而就察倫拿。察倫拿中懾。不知其所以然。但覺此

女似失眠狀。女既前。則張手言曰。君非英國人耶。察倫拿見女子發問。忸怩不能答。察倫拿初不好事。尤落落於婦人。既見問。則張目四瞭。莫知置辭。時人家尙未起。而初日已升。闐然無人。遂迴眸視此女。女衣仍整整。且着手套。玉容無主。如有殷憂。卽曰。密司胡震懾至是。吾初非迹汝。而前以道歧。不可辨認。故倥傯至此。女聞言色定。曰。吾早料密司忒非迹我者。我乃感君無已。惟此際居此岑寂之鄉。而吾又冒驚悸而來。魂魄動矣。語時尙慄慄。且曰。幸密司忒以手助我。詞氣至淒惻動人。並曰。吾今不能更履長道。蓋筋力已疲。腦筋亦亂。幸先生爲我將護之人。察倫拿曰。密司吾請以吾臂爲君助。於是奔女執察倫拿手。嗚咽不可止。已又似怒。扶察倫拿手向城而趨。此女百無罅隙足窺。但覺恐狀可掬。四周若有捕執之人。且行且慄。時時握察倫拿之臂勿釋。幸察倫拿慰勉。恐乃少釋。察倫拿本愿人爲女所提。亦大震。甚思女手釋去。久乃徐曰。密司聽我。我初意甚欲効力於婦人。然有請者。請密司示我以狀。胡爲悸恐如是。女大驚曰。此安可言。而言尤非其地。察倫拿亦驚。以女爲癩發。因憶及

茲事絕險。前此煙突而聲震。且男女同遯。此何故耶。然女手仍攬其臂。如逃亡狀。少須漸覺舒徐。女意略壯。察倫拿遙見有巡捕立於遠處。則亦略支其膽力。卽曰。吾彷彿見密司自門中逸出。尙有二男子同行。確否。女曰。然。第行勿怯。吾事亦不足瞞。君須知此二男子。非文人也。言此。則君當知其端兆。察倫拿曰。然。則窗中奇臭溢出。且有蚩蚩之聲。是何物。女曰。勿聲。君身亦瀕於險。且自勿知。今但能趣脫此街。則吾一一舉以告君。惟此時當以緘默爲上。君不觀此睡城中景物。幾沈沈忘曉。嗟夫。上帝似此。睡人安有天良之偶動。察倫拿曰。密司其狂易乎。所言乃類俳優。令人警笑。至於下文。則不可知矣。女曰。吾之生世。尙不止此。吾雖女郎。躬被天罰。不期以穉年躬被此難。意外之變。乃吾命宮中所不及料者。但觀吾行道時。以手拊生人之背。視爲骨肉。足以知吾之苦。況且行且語。至於惟多利亞街。女釋手。上下愕顧。慘淡無主。少須則易爲柔媚之容。復引察倫拿之手曰。客試度我爲何人者。已過之迹。思之猶惻。深思受禍尙不止是。然旣及此。須少別君。幸君須我於此。我卽歸而就君。惟君不

當尾我亦不當窺我所爲。但堅定爾心。信此女殊不足禍君。當視之如女兄弟。此外尤有說。吾旣墜禍中。君萬不宜棄我而去。君本過客。吾亦無從悉君生平。第君似聰明人。觀我悲慄如是。已足以知我。我沿道隨君。窺君舉止。似文人而知禮。今尤乞君假我以數分鐘之株守。或能允我。察倫拿不悅。漫許之。女感激之忱。見於眉眼。瞥然遽行。女之慘狀。發露無餘。而察倫拿因亦自傷伶仃。百無親屬。但有高年之祖姑。居於威而勒斯島中耳。察倫拿思極忽悟。胡以爲萍蹤相值之一女。乃爲稽延是間。髣髴如入夢境。因徐徐行。見已近火車站。逆旅相屬。而列肆人皆曉起治所事。察倫拿徐徐經逆旅前。徘徊至久。疑此女蹤跡。大類女巫。而已身胡爲女巫所惑。忽見鄰左門闢。女已瞥然出。同一厮養之少年。與款語久。此少年聳肩復入。女郎疾步如飛。直趣察倫拿。女至時。面有歡容。步疾而衣整。媚態娟然。察倫拿見女至。百慮都捐。但覺女貌之可悅。一時悸恐之心皆釋。遂進而迎女。與之同立。女忽自言曰。是人乃不能容物。察倫拿以爲斥己也。即曰。密司何言。汝乃云吾不能容汝。吾力擔惶怖。從女郎

至此。今更欲乞我將護。是間獨無君友乎。苟得友助君。人孰弗悅者。女聞言愕然。不能答。久曰。君言亦佳。行矣。行矣。且歎曰。助我者。或託上帝耳。君不見我爲無害之女。耶。脫自難中。爲二兇所凌虐。君不特不憐我。且不以我爲怪。猶不能假藉我。容我一言。加以臂助。嗟。夫君行矣。行矣。實則吾已於此矣。語時。淚睫黯黛。慘淡極無主。且反身奔。察倫拿自悔無禮。坐失此難中之人。麾斥而不之救。女行後。察倫拿大悲。深悔處此逃女。不以其道。內咎至深。因默憶女言。思其容止嫺雅。令人生慕。復自責曰。此何可者。正懊悔間。不期信步從女郎後。女初行甚迅。久乃止步。依牆而立。察倫拿心乃愈悲。遂力前迎之。脫冠與之爲禮。深示歉衷。女不答。察倫拿復再三述其意。女始若有聞。復盈盈立。亦微微自咎。察倫拿見女引罪。即鞠躬曰。今茲聽女郎所命。無不如意。意欲毅然無恤其性命者。並引手示女。女握其手。置之胸際。復相將行。女盛怒之後。步履遲緩。竟偃倚察倫拿之身。察倫拿心愛此女。竟如鳥之將雛。極力擁護。女身啾唧似有所言。乃類嚙。竟不之辨。但聞其言曰。君勿言。更容我半句鐘者。必歷